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 第四十一回 苗訓斷數決魚龍 匡胤憐才作媒妁

詞曰：塵寰寄跡如朝槿。名利機關，不許人僥幸。富貴榮華惟命定，皇宮金合終難贈。閑將休咎憑誰問。幸有神仙，好把前程論。於今曾遇王公觀，願效聯情昏媾順。

右調《蝶戀花》

話說趙匡胤見鄭恩洗澡不回，心懷疑慮，遂與張羅二人騎馬跟尋，於路聽得農夫之言，訪問了姓名住居，遂對張羅二人道：「二位賢弟，愚兄走遍關西，山大王曾遇過了許多，惟有這母大蟲從來不曾遇見，想陶家的女兒年幼無知，敢把我兄弟拿住，我今務要會他一會，憑他有多大本領，若遇了我趙匡胤，祇怕也支持不來。」張羅二人道：「兄長不可造次，自古道好漢手下有好漢，英雄背後有英雄。此去倘有疏虞，如何處置？」匡胤道：「不妨，二位賢弟何必多慮？任那女兒銅胎鐵骨，我必攪亂乾坤，捨命與他相拼一遭，若不能伏他，誓不為人。」二人見說不住，祇得同著匡胤而行。不提。

且說那陶龍陶虎祇因永寧集上來了一位道人，就是苗光義，在那關聖廟中開設命館，吉凶禍福，推斷如神，因此弟兄二人都要去問問休咎。這日早起，整頓衣冠，乘坐駿馬，帶了家童，到那集上，至廟前下馬。入的廟來，祇見東廊下兩旁柱子上貼著一副對聯，寫著道：

能知埋名宰相，善識未遇英雄。

廊檐下挂著一面招牌，有許多詩句寫在上面，弟兄二人細細的看，祇見寫著：

不必長安訪邵子，何須西蜀詢君平。

緣深今日來相會，道吉言凶不順情。

機藏休咎榮枯事，理斷窮通壽夭根。

任你紫袍金帶客，也須下馬問前程。

陶龍道：「兄弟，你看他夸這大話，說來高傲之極，不知他胸中才學何如？我和你進去叫他推算，便見他的深淺了。」陶虎道：「哥哥說得有理。」兩個緩步進了東廊，來至館裏，祇見上面坐著一位道人，果是仙風道骨，與凡俗不同，但見他：

頭戴九梁巾，身穿水合袍，腰繫絲條，足登麻履。面如滿月，目若明星，飄然超世之姿容，允矣神仙之氣概。

當下弟兄兩個與苗光義敘禮已畢，分賓主而坐。陶龍開言說道：「久慕仙長推算如神，愚弟兄特來請教，請仙長不吝指示，直言是幸。」苗光義道：「貧道據理推斷，直談無謬，請二位尊造一觀。」陶龍便將兩個八字寫來，遞與光義。光義把來排在桌上，先排四柱，後看五星，遠推一世之榮枯，近決流年之凶吉。查了半晌，對二人說道：「乾造二位，足羨墳塋，所嫌椿萱早背，年幼當權。喜得妻宮賢淑，諧老遺芳。但子息艱難，未許承歡膝下。壽元綿永，可慶頤彭。最妙時上坐了貴人，後來必得貴人提攜。況貧道細看尊相，滿面紅光，眼前就有一樁喜事，尊駕可報個時辰，待貧道再為推算，看命中貴人在於何時發動。」陶龍隨口報了辰時。光義默想了一回，說道：「尊駕可再報個時辰。」陶龍又報了個寅時。光義復又配合五行，搜求玄理，說道：「寅屬虎，在東北方艮位，艮為山，山藏雲水，辰屬龍，在東南方巽地，巽為風，虎嘯生風。木上生機，金水互濟，乃龍虎風雲之兆，主今日酉時，有四位大貴人與二位相遇。尊駕速宜回府，迎接貴人，不可錯過，日後功名富貴，祇在一位紅面長鬚的身上，二位須當緊記，不必延遲，恕貧道不送了。」

弟兄二人聽了，似信不信，祇得送了命金，辭別出門，上馬縱轡而回。陶龍在馬上叫聲：「賢弟，我想苗光義命相，人人道他陰陽有準，今日看來，多是胡言亂語，說甚滿面紅光，主有喜事臨門，又說酉時相遇貴人，富貴祇在紅面長鬚身上。這些言語，無非騙人而已，何足取信？」陶虎道：「兄長何必認真？人生境遇，通在八字中造定的，痴心妄想，終是無益，不過順理而行，憑天發付是了。」陶龍道：「賢弟之言大是有理。」

兩個說話之間，驅馬行來，日已垂西，已至莊上，抬頭看時，祇見村上有三匹馬。陶龍留心觀看，見馬上的三個人，都是人物軒昂，器宇巍峨，中間一人分外比二人高大，鬚眉鳳目，面若胭脂。把陶龍驚得搖頭吐舌，叫聲：「賢弟，苗光義的陰陽卻是準也，你看這個騎紅馬的，與他說的不差分毫麼。」陶虎道：「兄長，據我看來，他人物穿戴以及鞍馬，均不同常人，決不是個等閑之士，為今之計，我們也不要管他是否，且邀到家去，好歹款待了他，再問他家世，別作道理。」陶龍點頭稱善。兩個一齊下馬，來至匡胤馬前問道：「三位貴客從何處來？請到敝莊獻茶。」此時匡胤正在住馬彷徨，見那二人來問，就在馬上答道：「二位尊姓大名，府居何處，與在下素未相交，承蒙見招，有何貴幹？」陶龍道：「鄉民乃是陶龍，舍弟陶虎，村居就在這莊上，暫屈尊駕一敘，別無他故。」匡胤聽他說是陶龍陶虎，暗自歡喜道：「人言陶氏弟兄良善，知理通情，果然話不虛傳。我且到他家去，探聽三弟消息真假如何？」遂說道：「多承厚意，祇是相擾不當。」陶龍道：「草舍茅居，有辱貴體。」弟兄二人步行當前引路，匡胤三人策馬隨行，陶家的家童牽了主人的馬匹在後跟隨，一齊進了莊子。至莊門前，匡胤三人下了馬，彼此謙遜，移步進門。

匡胤留心觀看，早已見了鄭恩被麻繩捆縛，閉著兩眼，躺在廊下。匡胤暗笑：「這黑廝性喜招災，今日也遇了主顧，叫他受些磨難，也得斂跡些兒。」遂望了張羅二人丟個眼色，教他且莫說破，等他再挨些痛苦，然後救他。五人齊至廳上，敘禮已了，分賓坐下。陶龍請問匡胤姓名。匡胤將自己姓氏鄉貫，並張羅二人姓名，一一說了。陶龍聽了大喜道：「原來三位都是貴公子，鄉民不識，致多失禮。」須臾，安童送出茶來，賓主用畢。陶龍分付快備酒席，款待佳賓。當時廳上敘話，鄭恩在廊下已是聽得。閃開雙眼往上一張，見是匡胤三人，祇不認得陶氏弟兄。鄭恩想道：「原來二哥與他有親的，不知與這女娃娃甚麼稱呼？他既到這裏，怎麼祇管講話，不來救樂子呢？想他還沒有瞧見。欲待開言叫他，覺得羞口難開，欲待不叫，這渾身綁縛，疼痛難忍。」仔細思量，免不得要開口了，又見匡胤與張羅二弟同著別人坐在廳上，談笑自如，這膽子就放大了。遂把好漢的威風裝作出來，便啟口罵說道：「你這驢球人的，不論好歹，把樂子捆在這裏。樂子若脫了身，管叫你們的性命一個個不活，纔見樂子的手段哩。」

那陶龍聽了嚷罵之聲，一舉眼，見那廊下捆著一個黑漢在地，便問莊丁道：「這廊下捆的是何人？」莊丁告道：「這廝是偷瓜賊，被小姐拿住，叫我們捆在這裏，等大爺回來發落。」陶龍聽了，把頭搖了兩搖，說道：「吾幾次勸他，兀是拗著這等性兒，這火塊般天氣，他吃了幾個瓜，也值得甚麼？竟然將他拿住。」莊丁道：「祇因他打了園公，所以小姐將他拿住的。」陶龍道：「多事多事，你等快與我扛去，莫要驚動了貴人。」莊丁奉命，不敢怠慢，就至廊下將鄭恩扛了就走。

鄭恩方纔著急，高聲喊道：「二哥見麼！是咱樂子，樂子！」匡胤聽喚，便走下來，叫聲：「兄弟，誰把你捆在這裏？」鄭恩道：「是個女娃娃驢球人的把樂子捆在這裏。」匡胤道：「兄弟，你是個大漢，怎麼反被女子所擒，我卻不信！」鄭恩道：「二哥，你沒有嘗著這女娃娃的利害哩。」匡胤道：「這女子怎的利害？」鄭恩道：「說起來了不得！他一動手，把樂子按倒在地，再爬也爬不起來，故被他拿了。」匡胤聽了，假意不信，連把頭搖，祇得向他盤問，不肯放他。那陶龍見此光景，聽了匡胤與他兄弟相稱，諒著不是匪人竊賊，遂上前來，叫聲：「公子，這位莫非貴友麼？」匡胤道：「此是在下義弟，不知因甚捆在此間？」陶龍聽說，即忙親來解縛，延至中廳，賠著笑臉，卑躬請罪道：「舍妹愚拙，年幼無知，一時冒犯虎威，望乞寬恕。」鄭恩羞得滿面緋色，半句話也說不出來。又是匡胤在旁代他解說。當時擺上了酒筵，請匡胤四人上坐，弟兄二人下位相陪。酬酢之間，匡胤開言問道：「二位雙親可在，上下還有何人？」陶龍道：「二親俱已去世，愚弟兄守業農桑，祇有一妹，名喚三春，年方一十八歲，尚未適人。自幼愛看兵書，喜習武藝，祇因性多高傲，不聽兄嫂之言，仗了幾分勇力，每要打人，因此，又得罪了尊友，甚屬荒唐。」匡胤聽說，暗自思想：「陶三春年幼力強，善習武事，倒是個女中丈夫，但不知他容貌如何。若有幾分姿色，正好與兄弟匡義為

妻，後來便是一個幫手，我必須面見一遭，方好定事。」想罷主意，向陶龍說道：「在下有一言相告，不知二位可許否。」陶龍道：「公子有何尊諭，便請一言，某當恭聽。」匡胤道：「在下遍歷關西，廣結豪傑，聞知令妹精勇武藝，識見高深，誠女中之英傑也。在下不勝欽仰，欲請一見，不知二位允否？」陶龍道：「公子分付別的事情，無有不遵，但此事其實不能專主，須當與舍妹商量，再容復命。」說罷，走往內堂。

那三春正在房中問丫鬟道：「大爺二爺在前廳與甚麼人吃酒，那偷瓜賊可曾發落了麼？」丫鬟道：「那偷瓜賊被大爺二爺一進門來就放了，倒請他上坐，設酒與他賠禮。」三春一聞此言，心頭火發，口內煙生，說道：「可笑我家哥哥，一些也沒分曉，這般膽怯，偷瓜賊不打也罷了，倒與他賠禮飲酒，分明道吾多事，羞我面光。」正在煩惱，祇見陶龍走進房來，三春連忙立起，兄妹見禮坐下。三春問道：「哥哥，這偷瓜賊既不打他，也該趕了他去纔是，怎麼反治酒筵，與他賠禮，不知哥哥甚的主意。」陶龍道：「賢妹有所未知，愚兄今日偶在永寧集上遇一算命道者，他算愚兄面有紅光，定主喜事臨門，在於今日酉時，當有貴人相遇，內中一位紅面的，日後有帝王之尊，餘者都有王子之福，愚兄的功名富貴，盡在這紅面的身上，其時愚兄祇當是虛言謊話，不去信他。豈知纔到莊前，卻遇了三位英雄，內中果有一位紅面大漢，貴相非凡，應了道人之算。愚兄因想天機不宜多泄，不敢直言，所以將他留在家中，設席款待，且做個異路相知，日後再圖事業。不意賢妹所捉偷瓜之人，就是貴人的盟弟，名喚鄭恩，也是一籌好漢，愚兄怎敢輕慢於他？禮該賠話，因此亦在座中。」

三春聽了這番言語，暗暗稱贊：「世上原來有這樣的異人，先見之明，甚為奇事。」遂說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兄長，這真主果是紅面的麼？」陶龍因匡胤要見，不好直說，卻便乘機答道：「賢妹倘若不信，何不出去一見，便知真假。」三春道：「自古以來，惟有三國時關公是紅面長鬚，怎麼這真主也是紅面的，小妹實欲見他一見。」正要移步，忽又想了想，叫聲：「哥哥，小妹雖欲見他，但恐男女有別，理上不通，又不知他姓甚名誰，怎好與他相見？」陶龍道：「賢妹，這真主姓趙名匡胤，乃是東京都指揮趙弘毅的公子，因遊歷關西，偶到此地。為這鄭恩出來遊玩，吃了我的瓜，被賢妹拿住，不得回去，因而尋訪到此。遇見愚兄，說起其情，道是鄭恩恁般好漢，反敗在賢妹之手，決定賢妹是個女中丈夫，專心欲見，愚兄不好做主，故此進來與賢妹相商。你想人家慕名而來，欲求一見，若拒而不允，反多物議了。況趙公子正人君子，與他相見，有何妨害，賢妹當思之。」

三春聽說，暗暗想道：「趙公子久聞他天下好漢，今又有心欲見，我何必拒他？」遂說道：「既哥哥已經允他，小妹安敢不從？」遂同了陶龍，一齊走至內廳。陶龍又通知了匡胤，引至內廳。匡胤居中站定，陶三春步至下面，朝上深深下拜。匡胤連忙答禮，暗暗偷看，見此形容，吃了一驚，暗想：「這事卻做不成，可惜，可惜！」登時告辭出來，與陶龍仍坐飲酒，心下甚為不捨。復又想道：「三春有此勇力，兵法又精，可惜生得醜陋，凶劣不堪，天公既付其才，怎麼不付其貌，事無全美，使人遺嘆耳。」想了一回，忽然轉念道：「有了，此女既不可與吾弟為妻，何不從中說合，配了三弟鄭恩，郎才女貌，倒是一對相稱的夫妻，也使他得這利害夫人，有所制壓，不敢胡行。」遂開言說道：「令妹有此雄才，必須得其所配，方為不負其能。」陶龍道：「因舍妹有願在前，須遇英雄之士，方肯聯姻，所以蹉跎至今，尚未受聘。」匡胤道：「我這兄弟鄭恩，也未擇娶，如賢東不棄，在下為媒，將令妹配與鄭恩，甚為相合，不知賢東尊意何如？」

陶龍聽罷，暗自沉思：「這婚姻大事，我若作主應承，猶恐妹子嗔怪。若不依允，又恐趙公子面上無以為情。」左右尋思，毫無定見，祇是呆呆沉吟，不好答應。匡胤已知其意，便叫聲：「賢東，在下愚意，無非女貌郎才，宜於配合，故敢為言。況我弟鄭恩，亦非根淺門微之輩，也曾遍歷江湖，名傳遠邇。又與當今天子之姪晉王柴榮為八拜之交，眼見就有封爵，今日得配令妹，亦非辱沒。賢東何必多疑，錯了這遭美事。」陶龍被匡胤說了這席話，不覺志趣高尚，富貴動心，遂答道：「承公子美情，本當依允，但此事非鄉民可主，還當與舍妹相商，觀其心志如何，再作定論。」匡胤道：「賢東著與令妹相商，須善言曲成，諒個妹識見高明，不致見絕也。」

陶龍辭席進內，要與三春商量，心下巴不得一說就成，好做王親的舅子，也得顯耀榮身。祇憂妹子不肯應承，把現在這個要封爵的嬌客，輕輕送與別人，卻不可惜？祇因這番委曲，有分教——婉言聯兩宿之姻緣，凝眸望三星之在戶。正是：

赤繩繫足皆前定，異路諧婚由數成。

畢竟陶龍怎的說親，且看下回分解。